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出版

普力宏文教簡訊

普力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六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九、二四

大家還記得我講過「般若」有幾種嗎？有三種。就是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我們現在講到「觀照般若」。我以前講小乘的用功也算是般若的一種，不過他不是究竟般若。比方說小乘的用功由「三法印」所生起來的般若觀是什麼呢？叫「四念處」。是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這也是一種「觀照般若」；雖然也算是般若，但它還不是究竟般若。從「四念處」發揮出來的法門有很多，例如「五停心觀」：第一、多貪眾生不淨觀，第二、多癡眾生因緣觀，第三、多瞋眾生慈悲觀，第四、散亂眾生數息觀，第五、多障眾生界分別觀

第132期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或念佛觀），這是用功修觀的方法。老實說，佛教就是要我們修心養性；但想要進一步開大智慧，那就一定要靠「觀照般若」。如果依宋明理學家，像王陽明學說來講；王陽明學說有一點像「觀照般若」。為善為惡是我們平常的意識，知善知惡叫良知；「知善知惡」是能夠迴光返照知道自己內心的善念與惡念，這種「知善知惡」，稱為「良知」。宋明理學家的「良知」，當然是受佛家的影響，有一點像般若的思想。「般若」就是我們內心有覺照的作用；但是我們的心做善做惡往往自己不知道，因第六意識妄想紛飛，剎那生、剎那滅。所以，王陽明「知善知惡為良知」的這個「知」，就有一點像我們佛教所說的「般若」；雖然很像，但並不就是！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六講……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十六
九峰不許泰首座……………十八
渡人與渡己……………十九
眼中無是非，便是自在人……………十九
平實、平淡、平凡、平常……………二〇
人唯孤獨，方能出眾……………二一
修行出現違緣，方是大福報……………二二
你的「感覺」對了嗎？……………二三
動容的愛……………二四



我們大概地介紹過小乘的修觀法之後，再來看看小乘的修觀法門；比方說小乘本身還有「五門禪」：第一無常門，第二苦門，第三空門，第四無我門，第五寂滅門。如果詳細說小乘方面的觀法，還有很多可以介紹；單單一個「數息觀」就可以介紹一大堆的教理與修行方法了。

在大乘佛教裡面，本身所說就是空性，空性在佛教裡面來說，能夠觀照空性的真理，是「觀照般若」的主要功用，我們常說「觀照般若」是實智，「文字般若」就是權智。

「觀照般若」在天臺宗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是「三止」、「三觀」。「三止」是體真止、方便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三觀」是空觀、假觀、中觀。天臺宗對於三種止觀的說法有三種：第一種叫「漸次止觀」；漸次止觀指的是《釋禪波羅蜜多次第法門》，也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以來講的靜坐法內容，從「數息觀」講起的禪波羅蜜門，這是屬於漸次的止觀法門。第二種叫「不定止觀」，就是《六妙門》，六妙門的內容是：數、隨、止、觀、還、淨，這是一種「不定止觀」，不一定是小乘的止

觀，也不一定是大乘的止觀；不一定是漸次的止觀，也不一定是圓頓的止觀。第三種叫「圓頓止觀」，就是「天臺三大部」的《摩訶止觀》，包括從緣起實相的解行，到頓證解脫一心三觀法門。

前一次我們已稍講了法相宗所修的觀行「五重唯識觀」，這也是屬於一種般若慧觀，我們再復習一下。第一個叫遣虛存實觀，第二叫捨滯留純觀，第三叫攝末歸本觀，第四叫隱劣顯勝觀，第五叫遣相證性觀。①「遣虛存實觀」就是觀名字的當下就是空，所安立的名字不能夠代表事實，好比名字的「火」不能代表事實的火；「火」這個名字當下就不是火，「水」這個名字當下就不是水，「阿貓」、「阿狗」這名字當下就不是事實的阿貓、阿狗。名字當下就沒有自性可得，我們知道自己心中在打妄想，妄想都是名字組織起來的，由許多名字組織起來的妄想當下就是空無自性的；能夠作這種觀的話，就是「遣虛存實觀」；②「捨滯留純觀」，就是要把心中虛妄不實的相分遣除，留下能見的見分；③「攝末歸本觀」，上面要遣除虛妄的相分，現在不必遣除，直接知道相分是

由見分所生起的，何必遣除它呢？相分是由我們的見分而有，而見分是由自證分而有，也就是由自己心性的本體而有。④「隱劣顯勝觀」，劣是指心所，勝是指心王的本體。我們第六意識在觀察事情的時候，當初都有觸、作意、受、想、思等這些心的幫助，等到觀察成功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心所捨掉，不必去觸、作意、受、想、思等，這表示用功的功夫純熟了。好比禪宗裡，大家都看過《六祖壇經》，六祖惠能在米坊裡舂米，五祖弘忍大師問六祖惠能：「米熟了沒有啊？」六祖說：「米熟好久了，欠篩而已！」六祖的意思是說，米熟了好久了，只需要再進一步去蕪存菁就好了！這個表示惠能用功的功夫已純熟，根本就不需要觸、作意、受、想、思等心所的幫忙，他就能夠一直在相續地用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已經習慣成自然了；等於他已到達時時刻刻都在用功，不用觸、作意、受、想、思等心所幫忙的程度，這個叫「隱劣顯勝觀」——把劣的心所都停止，完全純粹是自己心王的作用，也就是把殊勝的、清淨的意識體發揮出來的作用；如果根據法性空慧學「畢竟

「空」的道理來講，「隱劣顯勝觀」還沒有到達圓滿究竟的地步。⑤要想證到佛究竟圓滿的本體，還要進一步作「遣相證性觀」——「遣相」是把八識心王所有本身心識之相，當下悟心識雖然是存在，心識也是眾緣所生，而眾緣所生的一切法，當下就是「畢竟空」，也就是沒有我的「我空」，沒有法的「法空」。值得一提的是，「沒有」這兩個字，不能代表「空性」，因為「沒有」兩個字，在佛法來說，就是錯誤的。「空性」不是等於「沒有」，說「沒有」這兩個字是有一個「沒有」的觀念執著，而「空性」真理的存在既不是「有」，也不是「沒有」！那麼，「空性」在哪裡呢？「空性」就在一切「有」當中。那麼，「有」就是空性嗎？「有」還是有它存在的相用——假有，所以，「有」不是「空性」；但是「空性」就存在於一切「有」當中，這樣子去觀察空性才能夠徹底。空性不僅是離開「有」，也離開「沒有」；所以，單單用「沒有」代表「空性」，是不夠的！只可說是方便講，方便提一提而已。但我們馬上要知道「沒有」不是「空性」，這樣我們才能夠遣除虛妄之相，證到一切法究

竟空性的本體，這是法相唯識學的「般若唯識觀」。

華嚴家之初祖杜順修之而立三重，一真空觀，二理事無礙觀，三周遍含容觀。見法界觀門。

我們也說過華嚴宗的「法界觀」，我之前說得還不夠精細，我要稍微補充一點。華嚴宗的「法界觀」，有：理法界觀、事法界觀、理事無礙法界觀、事事無礙法界觀。我們還講了一點小乘《俱舍論》裡面的「名尋伺觀」、「義尋伺觀」、「自性尋伺觀」、「差別尋伺觀」。我今天補充的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的華嚴「法界觀」，創立者是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他還寫了一部華嚴宗的止觀，我們沒有辦法全部介紹華嚴宗止觀，但我們要了解華嚴宗最重重要的是「法界觀」。我們知道《法華經》說佛出現於世間的大事因緣，是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的知見」是什麼？佛的知見是窮盡宇宙的真理，也就是「十如是」；「十如是」包括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如是性」已經把宇宙間一切法的體

性——當下「畢竟空性」的體性說得很徹底，這是智者大師講的。日本佛學常常說「畢竟空性」的體性是「實相論」；「實相論」是什麼？就是實相無相，就是我們講「三般若」裡面「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就是實相無相，無相就是講畢竟空性的道理。請問，《法華經》講畢竟空性道理的「實相論」，那麼，《華嚴經》講什麼？《華嚴經》講「一法界門」，所有萬相皆歸於法界門，兩者一樣不一樣？表面上看起來大家都說是一樣的，但裡面有不一樣。說「實相」的話，是就佛所證的實相、就佛所悟的義理而說；《法華經》說實相論，實相論是實相無相，這實相是從真理的意義來說。說「法界」怎麼講呢？《華嚴經》講法界，比方一首我們常聽的偈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個「法界」，指的是什麼東西呢？是指真理的「體」。也就是說，《法華經》所說的「實相」是真理的「義」，而《華嚴經》所說的「法界」是真理的「體」。什麼叫做「法界」？我們在研究《大乘起信論》時有提過，《大乘起信論》說「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就「法界」

本身來講，「法」是一切萬法，法有物質的、有心理的，包括有相狀的，甚至沒有相狀的。有相狀的屬於相，沒有相狀的是性。宇宙間事事物物，大至世界，小至微塵，包括植物、動物，所有的生物、無生物、礦物，甚至沒有用的廢物，都算是「萬法」之一；在我們人類的環境中，大至人的知識、智慧，下至蠢動含靈的昆蟲，都包括在「法」的裡面。「界」是界限，每一個法所表現出來的界限，是男的就不是女的，是老人家就不是小孩子，是初生的就不是剛剛死的，是梅花就不是桃花，分得很清楚，都有它的界限。界限本身還有因果的界限、因緣的界限，各有各的界限，各各不同關係的界限，那就包括層層無盡的事物在其中；所以一個「界」包括因性、果性，還有共同性和差別性都在裡面。比方說「一切都是無常的」，這個是共同性。那麼，什麼是「差別性」呢？比方說阿貓不是阿狗，老鼠不是飛鼠，這是差別性。如果我們把「法」當作一切法的「共同性」，「界」就應該包括一切法的「差別性」，這樣講也可以；如果以「法」代表「性」來講，「界」就代表「相」，這樣

講也可以，萬法都有它的相狀、作用。這樣看，詳細分析起來不是和《法華經》裡面的「十如是」差不多嗎？「十如是」所顯的是「如是」，「如是」所顯的是每一個都有它不變的意義在裡面；而《華嚴經》的「法界」是表示「整體」。《法華經》的「十如是」是說實相，實相是說它的「意義」，因為意義是無相的緣故，不能有充分表現它的具體名詞。但「法界」可以拿出代表，它等於性相具足、因果具有，它可以隨意拿出一法界來說。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了解「法界觀」，在講《大乘起信論》的開頭時，我們曾介紹過。我們現在來說說杜順和尚所著作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法界觀門》這本書，書裡面大概分析有三重法界觀：第一個觀就是「真空觀」，第二個就是「理事無礙觀」，第三叫做「周徧含容觀」。我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書裡所講的「真空觀」是什麼呢？整個法界沒有離開真空；一說到「法界」的話，就知道它廣大無垠，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它是盡虛空、徧法界所有的事事物物，有無量無邊這麼多的事事物物。我們以人類來說，人類有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

紅色種人；其中，有色人種只有三種：黃種、黑種、紅種，白種人自認為是沒有色種的人。這樣來講，宇宙萬有當然以人類為主體，不管是宇宙萬有本身，還是人類主體本身來說，無不在「空性」道理裡面；這裡的「空性」道理，顯然和天臺宗的「空性」道理有一點接近，但是和大般若經系統的說法不大接近。我們知道天臺宗所說的「空性」是「百界千如」、「一心十法界」，每一法界都互具十個法界，這樣，一心具十法界就等於百法界，百法界裡面每一法界有十如是，這樣就是所謂的「百界千如」，再用過現未三世來說，過去世有千如，現在世有千如、未來世有千如，因此，一念就具備三千如是，「一念三千」如是。換句話說，天臺宗已經講心，大般若還會講心嗎？大般若講「空性」，是「緣生性空、性空緣生」的「畢竟空」真理；而天台宗的「如是性」是講空性，「如是究竟空性」。空性是佛教大小乘共學，基礎都是一樣的，但是說法有高低不同。在天臺宗是「一念三千」，三千如是的空性也在裡面。《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也

是在講「心」，但是華嚴宗不跟天臺宗說「一心十法界」，華嚴宗直接觀法界空性。所有一切「法界」，包括「兩重說法」：①一重說法是所有法界沒有離開真空。②第二重說法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有的法界性，沒有離開我們的心。說起來好像是一個法界性。所有法界不僅沒有離開真空，也沒有離開我們的心性，請問：真空是一回事，心性又是另一回事嗎？答：心性的本體也就是真空，這種說法就和《大乘起信論》很接近了，已講出「真如」了；「真如」就是在心的方面來講空性。本來說一切法皆歸於空性，就是「法性」，但一切法沒有離開心，心也沒有離開空性啊！心的空性就是覺性，覺性的另外一個名字的本體，就叫做「真如」。換句話說，一切萬法也沒有離開真如，這是以「真如」為體來講。

現在來講，「真如」是有？還是沒有？如果說有是錯誤，因為「真如」這一重觀，也是觀「空性」，它不同的就是在「心性」；一切法都沒有離開心性，心性沒有離開這一個空性。所以王陽明受了佛教的影響之後，他創造了儒家的理學，他在這裡說：

「我說得明白一點，不像你們佛教說得那麼玄，什麼真如不真如，我『知善知惡為良知』，我不說般若，也不說真如，我就說『知善知惡』。我們的心能夠知道善的、能夠知道惡的，能夠有這種知的话，就叫『覺悟之知』嘛！這種『覺悟之知』，我認為是良知啊！」所以王陽明提倡「致良知」學說，很接近我們佛教的道理。但「良知」的本體是什麼呢？他不知道！「知善知惡」的本體是什麼呢？佛教說是「真如」。但是能知善知惡的無相心性，我們不能夠說它是「有」啊！它的本體是「無相」的、是「空性」的；它空性的本體，能夠覺悟一切性，這個很妙！空性本體能夠了知一切知；等於一個鍋子裡面能夠裝所有種子，宇宙萬法的種子都裝在裡面，在「法相唯識學」講的，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等於空鍋子，空鍋子能夠裝一切種子；若單單說「知善知惡」，只不過是第六意識「妙觀察智」的一小部分而已，沒有辦法把「阿賴耶識」裡面的「大圓鏡智」放進去。所以，王陽明對佛法還是有接觸，但不多，他是受禪宗的影響。但是我們一說到「法界觀」，好比我

們不能說現在看了玻璃，玻璃當下就是眾緣性空，看到桌子，當下就是眾緣性空，看到鳥也是眾緣性空，……。那麼，我們每天都在萬法裡面轉，轉得完轉不完呢？如果我們沒有看見螞蟻，那麼螞蟻就不能夠眾緣性空囉？我們要知道，萬法皆由「心」生起，以「心」為萬法緣起之本體，所以我們只要能悟「心」的話，就等於萬法都能證到。所以在《楞嚴經》、《華嚴經》裡，都有「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的說法，我們就抓根本來悟最重要！所以我們要做「觀照般若」，「觀照般若」從哪裡做？就在自己一念心上面做，因為我們的一念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切萬法皆依據心而有。那麼，我們只要要在「心」方面來做「觀照」，「心」也是眾緣所生，眾緣所生也是空性，這樣來直接悟它的「真如」，這在《大乘起信論》來說，就是「空真如門」，也就是「空如來藏」。在這個地方，所作的「法界觀」，就是「真空觀」；「真空觀」就是在「心」裡面，直接觀心性之「真空」妙理，這非常重要。觀真空妙理這是理，也講事，心即是事、事即是心；將萬事歸於一事，從

一事裡面來悟真空的妙理，這個叫做「真空觀」。

第二種觀法是「理事無礙觀」。「真空觀」修成功之後，就小乘般若來說，等於斷了見、思二惑。如果「真空觀」成就了，還有我相嗎？沒有。還有人相、眾生相嗎？都沒有。因此，可以得大解脫！如果根據「法相唯識學」來看，它還是屬於「相分」。換句話說，以「法相唯識學」的「五重唯識觀」來說，這個「真空觀」相當於「遣虛存實觀」全部，還有「捨濫留純觀」的一半，它等於偏重於「理」的那邊，對「事」方面放棄了，還是不能具有積極度眾生的熱情。雖然他也是菩薩，不是阿羅漢；修華嚴法界觀的「真空觀」菩薩，能夠把廣大法界性包涵在心裡面，阿羅漢則不是這樣修。既然是菩薩的話，一定有進展，這個菩薩如果從「真空觀」來講的話，根據華嚴宗的判教，華嚴宗判教有「小始終頓圓」等五教，這個「真空觀」修成功，等於「始教」裡面的真空，或是「終教」裡面的真空，都是偏理而廢事，所以還是沒有究竟；必須再進一步作觀，要觀得更徹底，怎麼觀呢？還要觀「真空」在哪裡

呢？就在我的一念心中，而且也在一切事相上。但怎麼樣能夠把空性的真理和一切法相融無礙呢？一切法是有，有跟空是對立的，如何能夠把兩者相融起來，如何使它們彼此融洽而不相妨礙，這就有得研究。一切法，不管哪一法都是眾因多緣和合而生，眾因多緣所生的法都沒有離開空性，而空性在哪裡？空性就是在一切法的眾因多緣上面；所以一切法的眾因多緣上面，就有空性。也就是說，空性沒有離開一切法，一切法沒有離開空性。所以，空性對一切法沒有妨礙，一切法的「有」對空性也沒有妨礙。若是「空相」(註①)就有罣礙了，「空相」就不是一切法的「有相」，有相就不是空相。空性就不同，這要分清楚！「空性」能容納一切有，而「空相」是排斥一切有的。我們知道佛教所說的「真空」，是指「空性」；既然空性不離開「假有」，也就是「理不離開事」。一切事相是眾因多緣而有，有離開空性嗎？沒有；這就是「事不離開理」。能夠這樣兩邊同觀的話，就是「理事無礙觀」。我們如果能夠作「理事無礙觀」的話，差別智就會生起來；前面所說的我空、法空所得

到的解脫，是根本智，但是對度眾生的差別智，仍是沒有成就。我們如果能夠作「理事無礙觀」的話，就能夠生起度眾生的差別智；所以菩薩想隨順真理，度化眾生的話，就要成就差別智。一定要把「理事無礙觀」觀起來。「理事無礙觀」是不錯的，知道真理沒有離開一切事，一切事也沒有離開真理。就「真空觀」的修證來說，從三賢菩薩到達初地，甚至到達七地，都是菩薩要努力修習的範疇；就「理事無礙觀」的修證來說，從七地、八地乃至第九善慧地，仍然不夠圓滿，要到第十法雲地才圓滿。那麼，要怎麼修才能到十地菩薩呢？十地菩薩和等覺菩薩差一等，等覺菩薩再上去就成佛了，因此就要修「周遍含容觀」了。

「周遍含容觀」就是《華嚴經》所說的「事事無礙法界觀」，不是單單觀理或觀事就夠了。我們觀水是什麼東西做的，大家知道是氫、氧，幾乎所有生命的存在都沒有離開氫、氧。所以氫、氧可以容納所有生命體，包括所有的生物都有它們的存在。現在科學家想到太空探險，要到海王星去，它那裡根本就沒有氫、氧兩種氣

體的存在，那麼，那個星球（指海王星）就沒有生命體的存在；聽說火星有生命體，木星也有生命體，將來要克服的是怎麼開發的問題了。我們如果以水來說，水也是周遍的，我們可以說：「所有的生命都沒有離開水。」誰敢否定這句話？如果所有生命體離開水，會有生命存在嗎？請舉一例來！如果根據印度的地、水、火、風等四大，以最原始的物質分析法來看，他們說任何物質都沒有離開地水火風四大。在我們中國的《易經》裡面說，不管什麼事物都離不開金木水火土等「五行」。中國「五行」的意思是採取「動」的意思；而印度哲學的「四大」是採取「靜」的意思。所謂「大」，是指它無所不包、無所不含；也就是說，四大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含」的！這種說法有一個缺點，它並沒有把眾生的「精神」包含進去；但是《華嚴經》的「周遍含容觀」就有。所以，華嚴宗和《楞嚴經》、密宗都很接近；《楞嚴經》講的是「七大周遍法界」，七大是地水火風空見識，見也是大，識也是大。在密宗講的是「地水火風空識」六大，中國密宗是用華嚴宗「六大周遍含容法界」

的道理，來做密宗的理論。所以，我們今天講到華嚴宗的「周遍含容」就不得了了，它等於說有一個火大的可能性，這個火大同樣和我們心性一樣不生不滅；任何地方都有火大，所有星球的形成如果沒有火大，如何形成？如果星球沒有火大，那麼，這個星球就是死掉的星球。宇宙間星球形成的過程還是經過火大，所以它裡面含有火大的體性在裡面。任何一個星球的存在，它裡面也一定有水大的存在，雖然現在沒有空氣，沒有氫、氧二種氣體存在，人類不能夠到上面去生活，但是星球有一天融化的過程，就有水大的可能性在裡面；因為它經過液態的階段。因此，幾乎盡虛空遍法界所有「有生命的」、「沒有生命的」星球，都沒有離開地水火風空（合稱五大）。所以，一個「地」大，就代表一切盡虛空遍法界的「地」大；一個「水」大就代表一切盡虛空遍法界的「水」大；一個「火」大就代表一切盡虛空遍法界的「火」大；一個「風」大就代表一切盡虛空遍法界的「風」大；一個「空」大就代表一切盡虛空遍法界的「空」大。這個「空」，講的是「空相」，而不是「空性」。

另外，「五大」再加個第六大——「識」大，凡是有物質的地方，我們的心識都可以想得到，因為心生種種法生；凡是地球的任何地方，我們都能夠到達，這要看我們智慧的力量發揮出來了沒有？有兩種方法讓我們可以到達我們想要去的目的地：①現代人用第六意識去想像並創造科學的儀器，讓我們可以到達我們想要去的目的地；好比天文望遠鏡、太空船等發明。②另外一個方法是，憑我們今生所作的善業力，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地獄裡有很多大猛火，我們怎麼會下地獄呢？只要身口意做惡業，就必定會下地獄。

我們如果想要下地獄，這太容易啦！只要我們的惡心所做壞行為，今生業報一盡，立刻就下地獄了；到地獄裡面的猛烈火海中受無量的罪苦。心是無所不至的，物也是無所不至的，心物都是無窮無盡的；因此，真正能夠包含一切物的，還是我們的心。所以，我們能夠知道心是包含一切物！為什麼一個冤家對頭，我們就包含不下去呢？我們眾生心只能夠包含我愛的人，我不愛的人就沒有辦法包含下

去！我討厭的人最好不要包含在裡面，最好彼此離得遠遠的。眾生心有「我執」，但是當我們經過「真空觀」、「理事無礙觀」的洗練之後，我們的心量就能夠擴充，不僅能包含我討厭的人，也能包含我討厭的物質，這時，所有的物質、所有的人都沒有討厭或不討厭，都是互助，才能夠存在而不相妨礙。宇宙中的一切萬象，都是互相依靠而有，能夠觀到最徹底的時候，就是事事無礙法界。一件事就通達無量事，這樣「周遍含容法界」的觀智，能把我們胸襟無量地擴大，與盡虛空遍法界同體，這是華嚴觀的最高境界！在四種法界觀裡，「周遍含容觀」屬於「事事無礙法界觀」；杜順和尚把《華嚴經》學通了，提出這「周遍含容觀」的智慧觀，因為「事事無礙法界觀」是以後說的。

當初《華嚴經》的「四種法界觀」是：①「理法界觀」的理論，是從能觀的智慧裡面，透到緣生性空、性空緣生的真理，兩者達成一片的這種說法，很明顯的是以主觀來說的，是從客觀轉到主觀的智慧體；②「事法界觀」，這也是觀照般若，是觀照一切事、一切物，都是眾因多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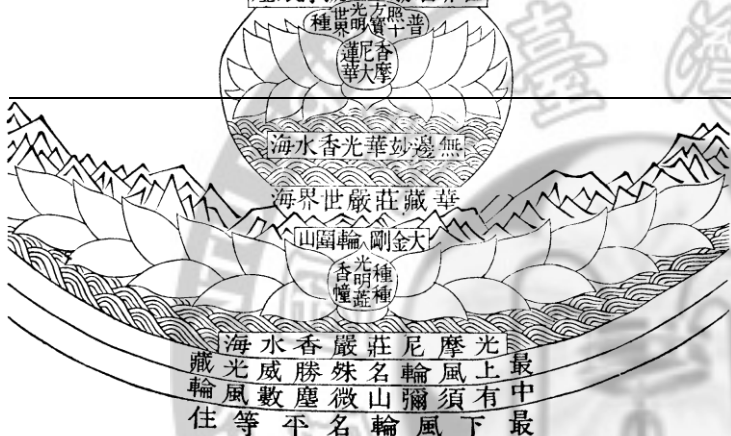
有，這是「事法界」。大家都知道，眾因多緣而有一切事物；事事物物都是眾因多緣而有，不抹殺一切世界的事實，這種觀就是「事法界觀」。③「理事無礙法界觀」就不同了，這個理包括智慧之理，包括緣生性空之理，智慧之理、緣生性空之理沒有離開眾生，也沒有離開一切事相。我們乾脆講「一實相」，在這邊有一點變質，變質到心性方面去；心性也就是空性，心性空性也是在無所不在的「有」上面表現出來，所以理不離開事，事不離開理。如果在第一個層次來說，就是一切事相的緣生，沒有離開性空；一切性空沒有離開緣生的事相，這個叫「理事無礙法界」。這只是初步的說法，這個地方還說得不夠完全，還必須進一步觀察：我們心性所證的空性之理沒有離開一切事相，一切事相也都沒有離開我們心性所證的空性之理，以心性證空性之理來說，理不離事、事不離理，這樣叫「理事無礙法界」。我們的心量越來越擴大，能這樣觀察，可以說已經到八地菩薩了；但是要知道心不離物，物不離心，這是④「事事無礙法界」。根據客觀來說，所有的物，也不離開物，所有

條件不離開其他條件；一個條件沒有離開所有條件。所以，這樣觀察，我們不要看馬路邊服務的人很渺小，或認為做總統很偉大；如果沒有許多馬路上服務的人們，沒有各行各業的人們，就沒有總統的職位，他們是「事事無礙」互相關係而有的。沒有阿兵哥，就沒有總統；因為沒有阿兵哥，就沒有班長；沒有阿兵哥，也沒有排長、連長，也沒有總司令。如果沒有總司令，哪裡來的總統？所以一個阿兵哥和一個總統同等的偉大，互相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我們看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沒有阿兵哥的總統或沒有阿兵哥的總司令呢？沒有。所以總統和阿兵哥在法界的地位是同等的偉大！沒有哪一個大或哪一個小，彼此互相不能離開，這種相因相成的關係，叫「事事無礙」。這是《華嚴經》的「觀照般若」，這是很重要的慧觀！

我們介紹好《華嚴經》的「觀照般若」，接下來我們要講密宗的「觀照般若」。密宗的「觀照般若」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在「理」方面的說法，一種是在「事」方面的說法。請問：密宗的「觀照般若」在「理」方面的說法，是怎麼說呢？它說

理不必說。因為佛教各宗都已詳說空性的真理；因為理沒有離開事，所以只要我們把事修證好，就能夠證理。所以，密宗依據《華嚴經》的道理，以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的道理，成立「六大緣起論」。它說六大緣起論，認為無量諸佛的莊嚴界並沒有離開凡夫界，所以密宗在這裡講「秘密」。無量諸佛的莊嚴界沒有離開凡夫界，凡夫界就具備無量諸佛的莊

邊	園	界	世	摩	刹	十	二	明	光	德	福	號	佛	佛	寶	妙	名	界	世
光	空	虛	界	法	照	普	無	號	佛	佛	照	光	淨	名	界	世			
幢	勝	最	使	方	礙	無	號	佛	藏	嚴	莊	寶	名	界	世				
照	偏	明	光	智	礙	無	號	佛	照	光	淨	名	界	世					
眼	德	功	日	淨	清	難	號	佛	光	妙	衆	名	界	世					
幢	照	普	伏	摧	難	號	佛	光	慶	離	靜	寂	名	界	世				
音	勝	界	法	偏	號	佛	光	慶	離	靜	寂	名	界	世					
來	如	那	遮	盧	毗	號	佛	婆	娑	淡	名	界	世						
梵	釋	超	號	佛	耀	照	明	光	名	界	世								
法	德	功	量	無	號	佛	光	青	帝	現	出	名	界	世					
王	勝	最	海	法	切	一	號	佛	幢	剛	金	名	界	世					
摧	能	無	相	光	月	號	佛	音	妙	出	名	界	世						
幢	海	智	稱	名	廣	號	佛	地	力	威	名	界	世						
光	在	自	喜	歡	號	佛	焰	華	衆	名	界	世							
幢	在	自	光	普	號	佛	光	妙	淨	名	界	世							
海	力	喜	光	香	號	佛	光	華	妙	名	界	世							
明	光	剛	金	號	佛	華	明	光	名	界	世								
幢	智	光	淨	號	佛	嚴	莊	寶	名	界	世								
光	子	師	號	佛	華	蓮	香	名	界	世									
燈	眼	淨	號	佛	光	勝	名	界	世										



嚴界，所以只要我們能六大通達無礙的話，就能證到諸佛的莊嚴界；密宗的看法，已經把佛和眾生打成一片了。《大日經》裡說，佛的身體可以做三種觀。佛身有三種：①加持佛身，大家請上師給我加持加持，就是那個加持(註①)。②本地佛身。③行者佛身；行者就是我們修行人的佛身。什麼叫「加持佛身」？好比我們念「唵嘛呢叭咪吽」，這是蓮花部的咒語，

蓮花部主的咒心；或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什麼身呢？加持佛身，也叫做「他受身」。我們勤念「阿彌陀佛」，是讓我們凡夫的一切煩惱消除，讓凡夫現在當下，就得大自在。我們現在勤念「阿彌陀佛」，是讓我們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往生西方有兩種方式：

①一念的往生，②死掉以後往生。所謂「一念往生」，是現在我勤念「南無阿彌陀佛」，我現在當下就自在。現在我念「唵嘛呢叭咪吽」，我現在當下就很自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在哪裡？是在「華藏世界海」裡面的一重世界海中。而我們「娑婆世界」是「華藏世界海」(如上圖)裡面的第十三重。在我們娑婆世界的西邊，經十萬億佛土，有一個極樂世界；極樂世界也在華藏世界的第十三重，因為阿彌陀佛世界有如一朵蓮華，故也叫華藏世界(註③)。

現在我來介紹《華嚴經》中的「毘盧遮那佛」，毘盧遮那如來的那重世界海有一千尊佛，毘盧遮那如來坐在一千尊的蓮花中間花台，周匝的每一尊佛像就等於一個蓮花瓣，又每一個蓮花瓣又各有二十層，二十層裡面每一層又各有二十層。這樣，我們單看一個大日如來的法界海，就可以了知這無量無邊的廣大法界，難思議！我們通常說一個佛所度化的世界，是一百億個小世界，釋迦牟尼佛在第十三層的華藏世界海裡面廣度眾生。釋迦牟尼佛所度化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整個華藏世界

來看，只是廣大華藏世界海裡面的一點滴，但這一點滴裡面就包括一百億個小世界啊！一百億個小世界裡，有一百億尊釋迦牟尼佛應化身在廣度眾生。我們如果說得簡單一點，我們不說每一葉蓮花裡面要乘二十層、二十層進去，我們單數毗盧遮那如來那一重世界海裡有一千瓣蓮花，每一瓣蓮花就代表一個世界種，第十三層就代表整個釋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了；一尊釋迦牟尼佛所化的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有一千個了，單單說這一重華藏世界，不說其他層數，還是幾何級數的跳級上去，那麼，這個華藏世界的廣大就超乎我們的想像了！單單華藏世界這一重世界海，就有一千瓣蓮花，一一蓮花瓣裡面一千尊佛，這個華藏世界真是太廣闊無垠啦！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也是在第十三重，如果再算幾何級數進去，每一尊佛的世界裡面又有二十重，二十重裡面還有二十重，二十重裡面還有二十重，……一共再經過十一道的二十重，那個數量真是難以計量，大得不得了了！整個宇宙間就用蓮花香水海把它充滿。

①以「阿彌陀佛」的佛身來講，叫作

「受用佛身」，又好像念「唵嘛呢叭咪吽」是「他受用身」，因為我們念這個咒語，可以息災、開智慧、增益得福報、得敬愛、得解脫、證得最高悉地成就，這是「加持身佛」。表面上看加持佛是「他力佛」，在理論上是他力；但是他力佛如果沒有自力去相應，他力佛對我們也無可奈何。所以要靠我們持誦真言；如果我們沒有持誦佛號或真言，佛菩薩怎麼能夠救度我們？

過去有個基督教徒跟我說，基督教有出刊幾種報紙，有時候他還寄來給我看看；看好後，牧師會跟我談，他常常提出這個問題問我：「你們一天到晚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聽太多，都會覺得討厭啦！好比你一天到晚不停地念『爸爸、媽媽來啊！』、『爸爸、媽媽來啊！』……爸爸、媽媽一聽到這個兒子的呼叫聲，就討厭！」

我問他：「那麼，你們基督徒有困難的時候，要不要做祈禱呢？要不要『阿門』？你們不過念少一點，你們一有困難的時候，還是要祈禱，那麼你的主難道不討厭你嗎？」

我就用他的理由來對付他，他沒有話

可以反駁我。他們祈禱的時候怎麼做？靈修的時候怎麼做？靈修的時候一定要祈禱，祈禱完，後面都要加念「阿門」，天叫「阿門」、「阿門」……，耶穌也吃不消啊！就「阿」字來講，「阿門」的「阿」字是和印度的婆羅門教五千年文化有關係。婆羅門教認為「阿」字是世界之原始，是「大梵」本身。我們佛教密宗裡面「阿」字門，是表不生不滅的大空真理，真理是不生不滅的，是無相的空性，這一點完全不一樣；雖然同樣用一個「阿」字，但意義完全不同。所以我用這個道理一說，他們沒有話可說。這裡說「相應」，所以連外道「加持身」也是有相應的；如果沒有祈禱，怎麼會有相應呢？有祈禱，就會相應。密宗「加持身」的佛教理論和外道理論也不同；外道理論的「加持身」，就好比我一直祈禱金母娘娘——臺灣一貫道的主神，金母娘娘也會保佑我，是不是？在佛教不是這樣說。因為外道說金母娘娘是永遠的，無極老母永遠在我們之上，上帝永遠在我們之上，大梵天永遠在我們之上，摩醯首羅天永遠在我們之上，……在佛教，則認為：這些有相的東西（有名有

相的神祇)，都是我們的心所創造出來的，既然他會做無極聖母，我們也會做無極聖母。他會做上帝，大家也都可以做上帝。在佛教來講，這完全是宗教革命論，把所有宗教都革命了！凡事都沒有最高的，一切眾生皆能成佛；佛就是覺悟，一切萬法唯心所造。我們這個「加持」不一定靠他力；我們若修成功了，就能夠為別人加持。我們可以苦修成就，然而成就有相的功夫較容易，而佛陀是無相的「加持」，那才難啊！無相的理不生不滅，有相的事都是有生有滅，所以《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管你什麼王母娘娘、金母娘娘，還是大梵天王、上帝、玉皇上帝，一骨腦兒都是有生必定有滅的世間法，只有證到不生不滅的、無相的理體，才是永恒！永恒是不是「永生」呢？佛教不講永生，講永生是基督教徒。佛教講的是「無生忍」，如果我們證到無生忍，就可以為他人加持。「加持身」也可以說是「先知先覺」加持我們這些「後知後覺」，為什麼先知先覺會加持我們後知後覺呢？

以《大乘起信論》來講，或以《維摩

詰經》來講，它講深心、大悲心、菩提心（直心）。因為每一個先知先覺能夠修行成功，都是內心發起深心、大悲心、菩提心；有些大悲心裡面是深遠長久的發心，所以大悲要深遠長久才有用，如果只是淺淺的、短暫的就沒有用。如果只有淺淺的發心一天大悲心，偶而做一次好事，大家都會做；如果叫我們永遠做、不停止地做，老實說，那就真是難行能行了！好比我們遇到壞人，被騙了，我們還不退心，這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每一個成就佛菩薩的先知先覺，都是依「三心」為因素所修行成就的；所以，他們能夠以大慈悲心加持眾生。阿彌陀佛是觀世音菩薩的本師，所以一說蓮花部主就是觀世音菩薩，一說觀世音菩薩就沒有離開阿彌陀佛；所以，說到「加持身」的根源，首先要把握阿彌陀佛找出來。在密宗裡面「加持身」的觀，觀彌陀是蓮華藏世界觀。

③另外一個佛身，叫「本地身佛」，「本地身」指的是「自性法身」；上面所說的是「他受用身」是指佛的「報身」，阿彌陀佛指的是報身。「本地身」就是自性法身，自性法身就是「大日如來」，梵語是

「毘盧遮那佛」。其實，我們剛剛說的「毘盧遮那佛」法身是無相的，正確地說是「盧舍那佛」，是報身，報身是有相的。真正的毘盧遮那佛本體是法身，法身是無相的，是全體不生不滅的空性真理，方便說之。所以毘盧遮那佛是表示佛有三身的自性身（法性身），無相的自性法身要怎麼樣表現呢？它超越一切相的對待，超越於有無、善惡、是非……。沒有有邊、沒有無邊，也沒有中邊，超越於有、無、中三邊。我們聽不懂怎麼辦呢？只能盡量用心去體會！毘盧遮那佛法身也在有邊，也在無邊，也在有無雙邊，也在有無中三邊；甚至至有無中三邊都不是，有無中三邊也都是！它是理，理遍一切事；一切事不離開一切理，一切理也不離開一切事，一切理就是一切事，一切事就是一切理，互相周遍含容，盡虛空遍法界！換句話說，要修毘盧遮那本地身，我們前面說《華嚴經》的「周遍含容觀」就可以證到了。在密宗要修胎藏部的密法，就可證毘盧遮那本地身，且在事相上修就可以了。如果我們修阿彌陀佛法，只能夠證到加持身，成加持身佛。

③另外一個佛，叫「行者身佛」。以我們現在來講，等於「相應身」的佛；「相應身佛」好像「應化身」一樣，那要怎麼修呢？

①本地身佛是修「事事無礙法界觀」，那是大日如來（即佛部）的修法。

②加持身佛單修阿彌陀佛觀，用大悲加持的是蓮花部的修法。

③行者身佛，就是觀行者身本具的佛，要怎麼修呢？觀想我們身體的肉團心，觀想自己的心是八葉蓮花。如果修文殊菩薩八字咒的話，我們就將八個悉曇梵字一一放在八葉蓮花瓣上，每一片花瓣有一個梵字，八片花瓣剛好有八個梵字，這個就是心中的華藏世界。我們可能聽說某某上師死了，祂上升蓮花界，他所修的密法就是這個法。自己的一個肉團心裡面，觀想成八瓣蓮花台，觀每一片蓮花瓣上就一個種子字，八瓣蓮花合起來成八個種子字觀，這個是「行者身」的佛，蓮花界就在這裡。

修這三種觀的世界：

①一個觀「阿彌陀佛」（即加持身佛）的世界；

②一個觀「華藏世界」，超越性、超越相、超越理、超越事、超越有無中三邊，這是「毘盧遮那佛自性觀」（即本地身佛）。

③一個是在我們肉團心裡面就直觀我們的華藏世界，這叫「蓮華藏世界觀」；心量與盡虛空遍法界一樣廣大，或收起來和極樂世界一樣。極樂世界也很廣大，是有相的無量無邊；範圍小的觀法，就在我們的一個肉團心裡面。密宗不講一念之心，這個大家要注意；它就講肉團心。我們凡夫的肉團心裡面就是蓮花，觀八瓣蓮花上有八個種子字；觀八瓣蓮台本身種子字出現，這個修法能夠成就「行者身佛」。

換句話說，這個說法就是（中國）密宗所謂的「即身成佛」。中國密宗裡有三種佛的說法，（日本）東密也是三種佛的說法（註④），而西藏密宗是九種佛的說法，天臺宗是「六種即佛」的說法，我們來做個比較：

一般我們中國密宗所講的三種佛：①一個是「理具即佛」（即本地身佛），理就是佛。還有②「相應即佛」（即行者身佛），還有③「加持即佛」（即加持身佛）。

①「理具即佛」（即本地身佛），就是我們修密宗時，好比修金剛法，金剛法就代表般若空性；空性才能一切威猛，威猛能現出空性。好比我修的「穢跡金剛法」，穢跡金剛就代表無量無邊的智慧火；智慧火的風一燒起來，一切虛幻之雜念通通都沒有。所謂穢跡金剛就是我一念的智慧心，這個智慧心很勇猛，如果不勇猛精進，一休息下來就不是智慧心了。如果很勇猛，穢跡金剛就會現出來，請問：我修的這個是什麼佛？能夠悟到自己本身的肉身之外，更無本覺之體性；自己肉身的當相，即為大日法身，這就是「理具成佛」。

②但是我們如果初步修的話，就是「相應即佛」（即行者身佛）。所謂「初步修」，就是穢跡金剛就是我心中的智慧；我心中智慧的火燒我心中所有貪瞋癡的煩惱妄念，燒至變成灰燼，內心純粹清淨，這樣內心和本尊就相應起來，這是「相應即佛」。另外，由初步的「相應即佛」（即行者身佛），繼續勤修相應到極點時，就證道了；「相應即佛」（即行者身佛）的範圍很大，可以證到少分或多分的法身（初

地以上乃至佛果)。

③如果我們證到初步的「相應即佛」(即行者身佛)，就能夠給他人加持，成為「加持身佛」；我給他一加持，就代表佛界給他加持，因為我已經和本尊相應了。只要我們到達「相應即佛」(即行者身佛)的初步，就能夠有加持力，就是「加持身佛」。所以任何一個法寶經過加持之後，它的法力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它有加持力在裡面。這個加持力上通我的歷代上師，再通到我及我的本尊，再通到諸佛的金剛理體；所以，就有金剛力、金剛氣在裡面，加持本身就是佛，加持之佛。我們如果沒有成就的話，就是假加持，不是真加持。

密宗在我們剛剛說的三種佛來說，所謂①理具即佛、②相應即佛、③加持即佛；其中，「加持即佛」的地位擺得比較低。在這個地方來說，①「本地身佛」是自性法身佛，就是「理具即佛」。②「行者身」的修行，就屬於「相應即佛」；③「加持即佛」(即加持身佛)，這個地方講的地位比較低一點，這個是相似即佛(依。《佛學大辭典》的說法，加持成佛

為三信已上乃至十迴向之行者)。這是在

密宗裡面做一種「蓮華藏世界觀」，裡面包括「三種佛身觀」，這是蓮華藏觀法；觀想自己的心也是蓮華藏的觀法。①觀想「加持身佛」，好像我們觀想本尊準提佛母，就是他受用報身，這個也是「加持身佛」。或是②能夠觀想毘盧遮那佛(本地身佛)的話，就是光明遍一切處，那就不一樣了！這光明遍一切處有事實的光明遍一切處，有教理的說法。在教理來說，我們就說理性、事相相通；事實的話，就是智慧與慈悲化成一片光明。過去，我在第二次胃開刀的時候，我就證到這個境界；過去更早之前我沒有證過。我來臺灣胃開刀開了兩次，第二次開刀的時候，我感覺好多諸佛菩薩的光明加持到我的身上，我準備要離開這個世界了；「好！我將萬緣放下，我的阿賴耶識要怎麼離開呢？不管它了！」這個時候，我就在一片光明當中，我自己也變成一片光明，沒有我的存在，就只有一片光明。我沒有看到十方諸佛，十方諸佛都變成無量無邊的光明，祂那無量無邊的光明裡面有柔和溫暖的氣氛，不斷地對我的光明做一種安慰，

好多好多的光明都來加持安慰。

因為我是在基督教醫院醫治的，所以感覺基督耶穌也有一道小光明進來了。我與十方方法界諸佛菩薩、眾聖賢在一起，就等於大家在精神界互相交流、互相安慰；無量諸佛每一尊佛投射過來的光明都是大光明，我本身也是光明，光光相照、光光涉入、光光輝映。祂們慈悲對我加持安慰的結果，讓我內心非常地感動，感動到什麼地步呢？我感覺諸佛菩薩的加持安慰是無量無邊的，比母親對嬰兒的那種親愛與安撫，要超過千萬倍以上！因此，我那次開刀好的時候，眼淚流得好多。我感覺開刀一點都不痛，即使麻藥退去了也不痛，我一直在流著感動的眼淚。我很感謝十方諸佛；因為我沒有替佛教做很多宏揚佛法的事情，而諸佛關懷我的光明卻是無量無邊的、千千万萬的關懷！我對於諸佛的貢獻，是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啊！今天竟然讓諸佛這樣子關懷我，我感覺非常慚愧，感覺自己做得太不夠太不夠了！實在沒有資格受十方諸佛對我的加持啊！所以，我對毘盧遮那佛本地身(自性法身)的確是證到了；就在這一次大病開刀過程

中沒有死掉，在諸佛菩薩的光明和我自己的光明交涉輝映中證到了！我當時心想：「如果就這樣死掉的話，也沒什麼關係啦！我的身心已經充滿一片光明了！」我開刀過程中沒有疼痛，麻藥退了也沒有感覺痛喔！不但沒有感覺痛，耳朵還聽到好多個小嬰兒在旁邊唱歌給我聽，是天使，都是小天使；是基督教聖經裡描寫的那個有翅膀的小天使，他們在旁邊唱歌給我聽，好好聽喔！

在加護病房裡面，所有的病人在開刀完後，都大聲或小聲「啊唷！啊唷！」的呻吟聲！彷彿痛苦得不得了，他們真是可憐！而我完全沒有絲毫的疼痛或呻吟，這是我和我長年的、不間斷的用功有關係。所以，我們要證本地自性身，一定要先打破我執；打破我執在密宗是怎麼樣打破的呢？要能夠觀想本尊就是在我的身體裡面，我的身體就是我的本尊，這樣，我們還敢發脾氣嗎？如果本尊會發脾氣，這不是笑話嗎？本尊是不能夠發脾氣的，我怎麼能發脾氣呢？如果我們還不能觀想自己就是本尊，那麼，我們就是凡夫，我們才會亂發脾氣。所以，我們要常常觀想本

尊就是我，我就是本尊；「入我我入觀」，就是《華嚴》的「事事無礙觀」，也就是「周遍含容觀」，裡面的「本地身」就是毘盧遮那佛身，法性身。我的光明就是十方諸佛的光明，十方諸佛的光明就是毘盧遮那如來的光明；是超覺的光明，所以我們的光明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輝映。所以，你們問我：將來入滅後，要往生到哪裡去呢？我將往生毘盧遮那如來光明的淨土，我的本尊是穢跡金剛淨土，也是光明淨土。我在這次開刀過程中已經去過了；過去，我只有在修禪定的時候，入光明境界。我不敢自己以為「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那是大妄語！那是魔！如果謙虛一點講，大概屬於初禪、二禪、三禪這個境界而已，我還需要再努力！

但是我們一講起自性毘盧遮那如來，如果不超絕於有、無、中之上，如何能夠「周遍含容」世界呢？如果著「有」邊，它只能夠遍到「有」邊；如果著「無」邊，它只能夠遍到「無」邊；如果著「中」的話，它只能夠遍到「中間」。所以，它超越有、無兩邊，也超越中間，這自性法身才能無所不包、無所不含。若想要證到

這個毘盧遮那法身的話，就要修毗盧遮那佛法，這是胎藏界的大法。如果就蓮華藏世界來講，金剛部也有行者身；金剛部有本地的毘盧遮那金剛，我們最近請回來那個正廳的毘盧遮那像，那就是金剛部的毘盧遮那佛，也是本地自性身。蓮華部也有本地自性身，三部都有。金剛部也有加持身，佛部難道沒有加持身？當然也有。毘盧遮那佛也有加持身。行者身已經在三部之外了，應該包括相應身這邊來講（前面說過，「行者身佛」，以我們現在來講，相當於「相應身佛」）。這是三部來講，裡面也有佛部的行者，有蓮華部的行者，也有金剛部的行者，修法各各不同。

我們下一次將進一步再來講如何修六大觀，六大的理性觀。六大裡面包括五輪觀和六大理性觀。今天講到這裡為止。下次我還要繼續講密宗的「觀照般若」。密宗「觀照般若」有一個特性，就是它偏向於事相；因為它認為事就是理。「當相即道、即事而真」，所以密宗對理講得不多。我們要知道胎藏界裡面「毘盧遮那法」有一句話：「金剛上師以什麼為座呢？以空為座。」所以，金剛座就是以

空為座，它本身已經以事為理——即事即

理，如果這道理你不懂，想要當金剛上師的話，那還差得遠呢！如果金剛上師來到我面前，我給他考一下，他可能就馬上被考倒了；因為他不知道密宗「觀照般若」的道理，沒有研究好顯佛的教理，而且對於密宗的教理也沒有研究好。既然「以空為座」的話，金剛上師沒有離開般若。因此，我們如果對密宗的「觀照般若」都不知道，怎麼還能當金剛上師呢？所以，般若若是佛教徒從初入門，一直到得等覺菩薩，乃至究竟成佛，都要用般若，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可以講這麼一句話：「如果沒有般若，就沒有諸佛！」

【註釋】

註①空相：指諸法皆空之相狀，或指真空之體相。因緣生法，無有自性，即空之相狀。《大智度論》卷六云：「因緣生法，是名空相，亦名假名，亦說中道。」另據玄奘譯之《般若心經》所說，諸法之空相乃「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註②加持：謂互相加入、彼此攝持。原意

為站立、住所，後轉為加護之義。又譯作所持、護念。佛菩薩以不可思議之力，保護眾生，稱為神變加持；密教認為大日如來以大悲大智隨順眾生、佑助眾生，稱為「加」，而眾生承受秉持其大慈悲，則稱「持」；三密加持有二種：①自行加持，即行者手結密印，口唸真言，心住三摩地之修法。②阿闍梨加持，即傳法灌頂阿闍梨，具足羯磨，以普賢三摩地引金剛薩埵入己身之修法。由此二種加持，現身可證菩提。

註③華藏世界：據新《華嚴經》卷八《華藏世界品》載，「華藏莊嚴世界海」乃毘盧遮那如來往昔於世界海微塵數劫修菩薩行時，親近微塵數佛，於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大願之所嚴淨。此世界海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持，其最上之風輪能持香水海，此香水海有大蓮華，稱為種種光明寶香幢，華藏莊嚴世界海即住此大蓮華中，有金剛輪山周匝圍繞。金剛輪山內所有大地皆以金剛所成。此大地中復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一一香水海周圍有四天下微塵數香水河。一一香水海中亦有不可說佛

剎微塵數之世界種，一一世界種復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其最中央之香水海，稱為無邊妙華光，出大蓮華，其上有世界種，稱為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二十重莊嚴世界皆由此出，重疊布列，各有佛剎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各有佛出現，教化眾生。蓮華藏世界為諸佛報土之通名，即《華嚴經》所說者，釋迦佛之華藏也。《觀經》所說之極樂，阿彌陀佛華藏也。《大日經》所說之胎藏界、《密嚴經》所說之密嚴國，大日如來之華藏也。

註④三種即身成佛：

壹、據《佛學大辭典》：

一、理具之即身成佛：一切眾生之身心，本來為兩部之體，身為五大，是胎藏界本有之理體也；心為識大，是金剛界本有之智德也，身心即為兩部。故凡夫肉身之外，更無本覺之體性，肉身之當相為大日法身，是曰理具之成佛。

二、加持之即身成佛：眾生本覺之功德，與如來三密之加持力相應而成辦一切佛事者，依加持之因緣而成佛，是曰加持之成佛。

三、顯得之即身成佛。自身成就三密之修行而顯現法性之萬德者，是乃真實之證悟也。

此三種配於通途之位，則①理具成佛爲一切之凡夫。②加持成佛爲三信已上乃至十迴向之行者。③顯得成佛爲初地以上乃至佛位也。三種通爲即身成佛者，猶如台家之六位，通云即佛也。

貳、據《佛光大辭典》：

即日本真言宗所立理具、加持、顯得等三種即身成佛之義。此三者皆爲平等法界中法爾無作之事業，通名即身成佛。

○就縱之次第而言，①理具通於凡聖因果。②加持則通於初地以上乃至佛果，一位皆具有加持感應之功德。③顯得指第十一地圓極之位。

○就橫之意義而言，①行者本具之菩提心爲理具。②本尊及三密之教門爲加持。③內因與外緣相應，則曼荼羅海會之功德現前爲顯得；若配以三大，則①理具爲體大，②加持爲相大，③顯得爲用大。

生活禪小品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王陽明十二歲時，與老師的一場對話，可以說這場對話影響了王陽明的一生。王陽明問：「何爲人生第一等事？」

老師答：「好好讀書，像你父親一樣讀書做狀元。」

王陽明說：「登第做狀元，恐怕不算是人生頭等大事。」

老師說：「那麼，你說什麼是人生頭等大事？」

王陽明說：「讀書做聖賢，也許才算是人生第一等大事。」

做聖賢，成了王陽明一生的追求。王陽明為了做聖賢，進入佛道，出邊關考察邊防形勢，練習騎射功夫，王陽明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在「想做聖賢」上。

在《大學》一書中，自我修養的八個

步驟，有「格物、致知、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王陽明按朱熹的說法：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在朱熹那裡，今日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用力日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裡粗細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熹認為，格物致知，「理」在物、在外；想要成為聖人，就要研究「理」，就要「格物致知」。

為了成為聖人，王陽明開始格物，也就是哲學史上著名的「陽明格竹」，結果是王陽明格了七天七夜，沒有格出理來，反而把自己格出病來了。王陽明認識到，想當聖人太難了；同時也開始對朱熹「格物致知」的那個「理」有所懷疑。

王陽明此後經歷了科舉落榜，上書得罪了太監劉瑾，因而被貶官到被貶到龍場驛。但是「想成為聖賢」一直在王陽明的腦海裡，不曾離去。龍場驛在現在的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當時的修文縣可不是人住的地方，地處荒僻，蟲蛇甚多，瘴氣流行，稍稍不慎可能就會喪命。王陽明在龍

場驛面臨死亡的威脅，食物缺乏，語言又不通（當地都是少數民族）等。此時的王陽明，把所有的恩寵榮辱、國讎家恨都忘卻，這一切都已經毫無意義，只有「生死一念，尚覺未化」。

王陽明為自己做了一個石棺材，躺在裡面，想「聖人處此，更有何道？」王陽明每日靜坐苦思，不覺中進入了純粹「忘我」的境界，自己與世界宇宙融為一體。在一個夜晚，終於忘乎所以，發出長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外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附註】

王陽明終於明白了，我們每個人身上原本就有「聖人之道」，向外物求理（朱熹的觀點）是錯誤的，理不在外，而是在我們的心中；這標誌著影響「陽明心學」的正式誕生。

王陽明的「致良知」和朱熹的「格物致知」，兩者基本上是心內和心外的差別。王陽明講心外無物、心即是理；朱熹則是講要從心外，從生活上去涵養，先得出事物的道理來，才能幫我們解決問題。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這句話徹底否定了朱熹的格物窮理；即所謂向外尋「理」。「格物」是「探究」的意思，「致知」的「知」不是知識，而是真理。總之，朱熹所談的是透過「格物」去「格心」，慢慢就能體會出道理，原來不懂的慢慢就懂了，人生境界便能逐漸依次第打開。

王陽明則是繼承孟子的思想，認為所有事情都可以從心內去解，所以要「致良知」，直接用良知去處理事情。王陽明的學習過程是從六經六藝走進去，經過練氣、習武、學道、談禪，及政治鬥爭，透過龍場驛悟道，自身體中產生良知、良能，直接證道，而不是從外面去證。所以他提倡身心合一、心氣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這些是根據他自己的鍛鍊而體會出來的。

在「天泉證道」時，王陽明講出有名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磋磨多年之後體會出來的道理，可是眾人都忽略了一點，王陽明從小就有六經六藝的鍛鍊，紮實地練氣、練功夫，稍長再結合道家的練氣

法，以及佛家的修禪法，最後融會貫通成就了自己的學說。

由於入道的方法不同，掌握的東西就不太一樣。朱熹的方法不能說不好，但畢竟不是原來的根本東西。王陽明和孟子都是回到人性根本去談，心性裡本來就有良知和良能；我們所要努力的，只是設法讓它們顯現、生發，以及做到有效地運作而已。



九峰不許泰首座

《指月錄》一書中，有關於「九峰不許泰首座」的禪宗公案如下：

九峰是地名，住著一位九峰禪師，他的名字叫道度，人稱九峰道度。他曾做石霜慶諸禪師的侍者；那時道度的成就已經不亞於石霜了。石霜入滅後，要請一位新的有德者來接任住持。誰能當住持呢？當時有一位首座和尚，人稱「泰首座」，就算是住持的當然備位啦！於是大眾請「泰首座」繼任住持。

當時道度的地位只是侍者，他就站出來，跟大眾說：

「如果想要接任石霜的住持，就得能夠明白先師的法意，才可以接任。」

泰首座反問：「先師有什麼法意啊？」

道虔說：「先師常開示七去，即一休去，二歇去，三冷湫湫地去，四一念萬年去，五寒灰枯木去，六古廟香爐去，七一條白練去。我只問一事：如何是一條白練去？」

泰首座說：「這只是明一色邊事。」

（明了破除色陰的事）

道虔說：「你未曾先師意在。」（沒有得到先師的法）

泰首座有點意氣用事，就和道虔打賭：「你認為我沒有得到先師意嗎？點香來！香還沒燒完，我就走了；如果走不掉，那才是不明先師意。」

於是弟子便點來香，過一會兒，泰首座就入滅了。

九峰禪師拍拍「泰首座」的背，說：「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譯：只能去，不能回來，這還算不得真功夫！要能去來自由，才算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九峰有逼死首座嗎？）

這就是「九峰不許泰首座」的公案。

石霜祖師的意思是說，心能來去自由自在，才算是大成就。怎麼個自在法呢？拿人的生死來作比喻。人的生死能夠自在嗎？但是有深深修養的人，就能夠生死自在，現在說要死就死了，死了還可以再生，生了也可以再死。死了，人走了，如果有人求他，他又住世了，又回來了；回來住一段時間，又走了。泰首座只能去，不能自在的地回來，所以道虔覺得他不夠資格。

【附註】

石霜慶諸禪師（八〇七、八八八），

是唐代禪宗的大成就者。他的法嗣九峰道虔，曾多年擔任他的侍者。因為石霜生前開示學人時，常說七語句，來勘驗首座；並認為此七句乃宗門學人應具備的修行態度。此七語句中，每語句的最後一個字均為「去」字，故統稱為「七去」，即：

①休去，謂停止一切之動作行為。

②歇去，謂泯絕身與心、能與所等一切之對立分別見解。

③冷湫湫地去，謂熄卻一切迷悟凡聖之熱惱，而達於清涼之境地。

④一念萬年去，謂持守一念而如如不動。

⑤寒灰枯木去，謂不存絲毫之情識分別。

⑥古廟香爐去，謂去除執著，一如散盡古廟之香灰。

⑦一條白練去，謂於領悟佛法之過程中，無論對正位（代表真如之空界）、偏位（代表現象之色界），皆能分明了然，而無任何疑滯塵垢，猶如一匹純淨無染之白絹。

唐代末，洞山良价禪師自覺度化因緣盡了，時間到，就入滅了。很多弟子都哭啼啼的，不但人哭，連樹木也哭得變白了，山搖地動了。大家都捨不得洞山的離去，洞山已經死了半天，眼睛又睜開來，對弟子們說：「你們搞什麼啊！這樣哭哭啼啼的像什麼？怎麼修行修成這個樣子呢？」

洞山回來再住世七天，又和往日一樣過堂用齋，大家心裡高興以為師父不會走了。但他要這些哭泣的弟子們打「愚癡齋」；經過七天，洞山又走了，這回真正入滅了。

可見，洞山修行的功夫已經到達「一條白練去」，可以生死自由自在，於十方世界隨因緣度化眾生！

渡人與渡己

撒哈拉沙漠，又被稱為「死亡之海」，因為十九世紀之前，沒有人能進入撒哈拉沙漠後，還能活著走出來。直到一八一四年，有一支考古隊，終於打破了這個魔咒。

這支考古隊，很艱難地在荒漠中前行著，一路上，隨處可見遇難者的骸骨；這時隊長傑夫決定讓大家停下來，找一處高地挖坑，然後把遇難者的屍骨都埋起來，還用樹枝或石塊為他們立上一個簡單的墓碑。但這樣進行了半個多月，依舊沒有任何發現；由於遇難者太多，有的隊員甚至抱怨：「我們是來考古的，不是來替死人收屍的。」

面對隊員的不安情緒，傑夫沒有辯解，而是堅定地告訴隊員們：「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們的同行，你們忍心讓他們陳屍荒野嗎？再堅持幾天就好了！」

一星期後，考古隊終於在沙漠中，發現了價值連城的古文物。但當他們正準備離開時，沙漠突然刮起了風暴，指南針也

被弄壞了；考古隊員們完全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隊員們開始出現不安的情緒，想著：「自己也將和那些人一樣，出不去了！」

就在這時，隊長突然安慰大家，說道：「不要絕望！我們來時，已在路上留下了路標。」

於是，他們沿著來時一路掩埋骸骨所樹起的墓碑，最終走出了「死亡之海」。

【附註】

生命就像一條無盡的長河，我們都是過河人，但也都是擺渡者。俗話說：「渡人者自渡之，自渡者天渡之」；古德說：「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都是在說明：我們若對別人好，別人自然也會對我們好。有句諺語說：「贈人玫瑰，手留餘香。」正是此意。

運氣是會流轉的，我們給別人的愛，終會惠及自己。人生路上，誰都可能會有雨天沒帶傘的時候；如果我們肯幫別人打了傘，日後有雨落在我們身上時，也會有人替我們撐起一把傘。但願大家都選擇做一個善良的人，照亮低谷裡的別人，點亮自己的生命，給世界帶來美好和光明。

渡人如渡己，渡己亦渡人。幫助別人，實際上是在提升自我，實現自身的價值；而提升自己的品德與能力，又更能夠幫助別人，正所謂「長存渡人之心，方可渡己之難。」

命運從不偏護任何人，那些所謂「得到上天眷顧的人」，只不過是他們比我們更懂得「渡人者自渡之，自渡者天渡之」的道理；這樣的人，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

眼中無是非，便是自在人

明朝大思想家呂坤曾言：「古今成大事者，無一不是心平氣和、沉穩謙遜之人。」他叮囑世人要牢記「三忌」：「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蘇軾自小便有「神童」之稱，十幾歲的時候，已遍覽諸子百家，二十歲考取進士，為「百年第一」。年紀輕輕便取得驚人的成就，蘇軾不免有些飄飄然。於是經常出席各種詩文唱和的場合，逢人便彰顯自己的才華。他自詡知識淵博，才智過



人，認為按自己現在的水平，可以稱得上「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了。於是大筆一揮，在經常接待客人的書房門上，寫下一副對聯：「識遍天下字，讀盡人間書。」

一日，一位長者登門拜訪。當老人被人帶到書房，看了書房門上的對聯時，不由得微微一笑，然後，從袖筒中拿出一本書來，十分謙恭地向蘇軾求教。蘇軾打開一看，是一本古書，不要說自己從來沒有讀過，就連裡面的字，也有許多不認識；他不得不面紅耳赤地低下了頭。那位姓朱的老人見狀，便笑著說：「天下那麼多書，也許有公子沒見到過的，我再去請教別人吧！就不難為你。」

蘇軾聽了，頓時如芒在背，羞愧得無地自容。待把老人送走後，他快步回到書房門口，將那副對聯撕得粉碎，然後回到屋中，又重寫了一副，貼在書房的門上：

「發憤識遍天下字，

立志讀盡人間書。」

從此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見過那個驕傲自滿的少年，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生謙恭、學無止境的大文豪。

【附註】

《道德經》中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意思是說：「以己之所見為正見，則不能無所不見；自以為是，拒納他人諫言，則無法彰顯其察納雅言之德行。自居其功而驕，則無法成就其功業；矜誇自己的榮顯，則榮顯亦無法持久。」越是厲害的人物，越懂得低調，把世界放大，把自己變小。只有永遠以學習的心態，不斷學習，才能擁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古德云：「眼中無是非，便是自在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人世間的諸多煩惱，有時就在說與不說之上。我們若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便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有句話說「逢人不誇耀自己的能力」，縱觀蘇軾的一生，恰恰印證了這句話的深意。



平實、平淡、平常、平凡

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師承印光大師淨土法門，他有很多弟子，往生時瑞相都很多。其中，有一位老菩薩，八十歲，是位

鄉下的婦人；不識字，也不會誦經，身體不好，又遭遇車禍，根本無法外出，就在家裡念佛。她往生火化後，全身都是舍利，五顏六色，像水晶一樣透明。

因此，很多弟子都在期待，他們的老師往生，應該是驚天動地的。結果，李炳南老居士往生時，並沒有什麼瑞相，只是安詳地躺著，也沒有聞到香味或聽到天樂，或是看到佛來接引或看到光等，一切都 very 平常、很平淡！但大家都很期待，希望能出現種種的瑞相、感應；所有弟子們合起來助念，不只是二十四小時，而是四十九天，這四十九天內，排班助念，從不間斷。

火化時，仍念佛相送，現場又念了二十四小時，骨灰出來，大家非常期待，很多人都在尋找舍利子；但找了很久，依舊什麼也沒找到，只好勉強把一個較大一點的顆粒，當作舍利撿起來。

後來他們才明白，這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講到的平實、平常。往生也不是靠瑞相來證明的；能證明我們往生的就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曾在因地時，發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

誓言作證明；有諸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的證明，平生或臨終，無論有沒有感應，都是「阿彌陀佛」的慈悲。所以，對於念「阿彌陀佛」這件事來說，念佛成佛，才是最大的感應；其他的一切，都只是為「念佛成佛」服務的，都是阿彌陀佛讓眾生安心念佛的方便。

【附註】

關於感應的事，有幾點需要認識：

①可許則許：我們對佛還能不能求世間福報呢？我們可以求佛，可以許願，但要可許則許。我們可以向佛求一個工作，但不一定要得到；能得到也感恩，不能得到也安心。佛是以「無我」的智慧，來感應眾生，佛知道我們的一切；是否滿願，都是最好的安排！因為我們念佛了，所有的願終究圓滿，念佛成佛，無願不滿。

②他人的感應，也是我們的感應：佛度眾生慈悲平等，只因根機不同、因緣不同，會有不同的安排罷了！因此，看到別人的感應，我們也要安心歡喜，而不是因自己沒有得到所求，就懷疑佛的慈悲。

③感應無處不在：我們若念了佛，每天都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感應；只不過我們

濁眼昏花，心智未明，不明白而已。佛的感應，是司空見慣中，無處不在，不露痕跡；是遠遠超過我們想像的！即使有種種感應，也完全不足以形容其萬分之一。

④不求玄妙：念佛要平實、平淡、平常、平凡；我們不需要發誓，反而是佛為我們發誓，「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如果我們念祂的名號，不能往生，祂就不成佛。

⑤平日不求感應，往生也不求瑞相：有人認為平常念佛不求玄妙，但為了度化眾生，還是希望往生的時候，能有一些瑞相，好比站著往生，或者多少能燒出點舍利子來，讓別人生起信心。無論平生，還是臨終，都要平淡、平常。李炳南老居士的例子，最能代表一切了。

人唯孤獨，方能出眾

楚王派人來請莊子出任相國，而彼時的莊子還在釣魚。莊子給楚王的使臣講了一個故事：「我聽聞，楚國有一隻活了三千歲的神龜，死後屍體被供奉在廟堂之

上，受到朝拜。你認為，對於這隻烏龜而言，是死後供人朝拜更開心，還是活著在泥漿裡搖尾巴更快樂？」

使者回答：「自然是在泥水裡搖尾巴比較自在。」

莊子笑著說：「那麼諸位請回吧！我也想往泥水裡搖尾巴。」

享受孤獨，就是不去犧牲自己的感受而迎合他人。

【附註】

莊子講過一個關於「空船」的小故事：從前有一位船家正在擺渡，突然被迎面而來的另一艘船撞上了。船家自然很惱火，他對撞過來的船大聲謾罵，後來卻發現這是一艘空船。船家的火氣頓時消散，反而大笑起來。

莊子說：「唯至人能游於世而不避，順人而不失己。」所謂孤獨，並不是要我們消極避世，而是要求我們磨鍊出空船孤舟一般的心態。心中無我的人，就像是水上的孤舟；自己享受著孤獨，也不會觸犯別人。放平心態去面對這個世界，不需要待人太過苛刻，更不需要對待自己太過放縱。我們獨自一人來到這世界上，最終也

會獨自一人離去。人生，不過是個不斷與自己和解的過程。

莊子說：「獨來獨往，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人生在世，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因為生而不同，所以難免會感到孤獨。於是我們看到獅子一般的強者，都在獨自行走，只有牛羊那樣的弱者，才會成群結隊。孤獨，讓我們變得更加強大，更為出眾！



修行出現違緣，才是大福報

玄奘大師的師父——印度的戒賢論師，曾經在晚年病苦難堪，文殊菩薩告訴戒賢論師：

「你過去二十世前是國王，因為暴虐人民，死了應該下白杵地獄去受苦。為什麼你沒墮入地獄呢？因為你在臨命終時聞佛號、經聲，所以就沒下地獄。之後，轉世做和尚，而且是做了二十世的持戒和尚，累世冤家債主找不到機會向你索債。為什麼今生找到你呢？因為你今生修持太好，加上前二十世的功德，今生一斷氣

就直升兜率內院，等將來彌勒菩薩下生人間成佛時，即能斷見思惑，不再受輪迴之苦。那你二十世以前的那些冤家債主怎麼辦呢？所以今生就叫你把白杵地獄的重罪，轉為重報輕受；你現在雖然沒下地獄，這病苦的滋味，就如同地獄一樣地痛苦！」

戒賢論師聽完了文殊菩薩的話，就說：「我受不了，我想自殺。」

文殊菩薩說：

「如果自殺，就會掉到地獄去，直接受地獄的苦報。」

從這一點，我們應該提高警覺！有修行的人，如果自問平生沒有犯戒，到了晚年要是受了一點病苦，可能是了生死的情況，一定要忍耐下來，「安心受報」，加速修行，必能出離三界。

【附註】

明朝的蕩益大師在《十大礙行》一書的跋中，說：「佛祖聖賢，沒有一個不把逆境當作大熔爐來鍛鍊自己的。佛的四聖諦，苦諦就放在頭一位；又稱八苦為八師。」

佛在經中也說：「修善，違緣多；造

惡，順緣多。」我們行持善法的時候，不是身體不好了，就是工作不順利了，要不就是家庭不和睦了，這都是一種必然的規律。好比學習佛法，當我們正在學得越好，魔王波旬就越不高興，千方百計地製造「違緣」，想讓我們退心；但我們如果造惡業的時候，魔王波旬就特別高興，總是為我們提供「順緣」，讓我們墮落，以便成為他的眷屬。現在是末法時代，白法護法神的能力比較脆弱，魔眾的力量非常強大，想造惡業的話，所有魔眾眷屬都會幫助我們的。

曾經有人到圓霖老法師處請教佛法時，問：「可否開一個飯店？」

法師說：「不要開，不要開！」

此人不聽，回去就開了一個大飯店，結果生意無比興隆，每天用來做蛇宴的蛇，就要二十籬筐。人一旦有了錢，家人就容易不合，經常吵架；有一次，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吵架時，掀翻了餐桌，酒精爐子引起火災，燒掉了此人的半邊臉，慘不忍睹。這只是現世的花報，將來的果報肯定是劇苦無邊。

經云：「殺一生命，當一中劫，生等

活地獄中。」何況為了區區錢財，殘殺無量有情？所以此人真正的果報，真是恐怖到不敢去想。試想如果一開始生意不好，也許此人就會反省自己：「哦！師父說的是對的；由於不聽師父的話，所以才導致現在的結局。」但為何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歸根究柢還是福報不夠啊！真正有福報的人，在做不如法的事情時，就會出現不好、不順的結果警醒我們；若福報不夠，就會為魔所持，幹起壞事來無比地順利！

你的「感覺」對了嗎？

臺灣屏東半山腰上有一間「伯公祠」的小廟，是民間神明的廟；廟雖小，但香火鼎盛，因猜測「六合彩」非常準確，每當開獎前夕，該廟徹夜燈火通明，人來人往宛如不夜之城。「伯公祠」有一特殊的規矩，如要測明牌測得準，一定要利益交換；好比發個誓「只要中獎，就拿金牌來還願」之類的，因此，中獎機率大增。

有一位來自澎湖、因玩彩票而傾家蕩

產的人，他賣掉最後一塊祖產地，渡海來到屏東，打算背水一戰；他到了「伯公祠」後，發下重誓：「只要讓我中大奖，不論神明要什麼，我都願意給！」

行禮如儀後，測得一組彩金最高的「六合彩」，它的「特尾」號碼是「九〇四」；於是，他把賣祖產的錢，全部簽下「九〇四」。開獎結果，竟然一字不差，正是「九〇四」；他可樂壞了，便興沖沖地前往領取巨額彩金。正當他拿著滿皮箱的錢，高高興興地跨出大門，卻在馬路邊，遭一無照駕駛的年輕小夥子撞斃；而那輛肇禍的車子號碼最尾三個字，竟然也是「九〇四」。這時，所有的人才驚覺，彭姓彩迷生前發下的重誓；而神明竟然是要他的命！嚇得當地人再也不敢前往廟前下誓猜明牌。自此，「伯公祠」就恢復了昔日的冷清，絕少人跡了。

【附註】

相信有很多人是因為向佛菩薩祈求，得到滿願後，才開始信佛、念佛的，對嗎？有的人向觀世音菩薩求兒子，果然生了一個聰明可愛的孩子，慢慢就信佛了。有的人生病了，醫院沒法治，聽到有

人說念佛可以治好，帶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念了幾天「南無阿彌陀佛」；很嚴重的病，突然不治而癒了，就開始虔誠信佛、念佛。那麼，是不是所有念佛、求佛，都能得到心中所求呢？不是的！也有人生病了，念佛也不見好轉；向佛求工作或好婚姻，最後也沒能如願。因此，有人會說：「我念佛已念很長的一段時間，而且也很虔誠，為什麼我的病不見好轉呢？」其實，只要我們念佛，就有感應；只要念佛，就能消業障；只要念佛，就能得到利益。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念「阿彌陀佛」最大的感應呢？

在念佛的當下，我們的生命都在隨時隨地發生改變，而且是巨大的改變；只不過我們沒有感覺罷了。就像一座冰山，底部已經溶化，表面還是感覺不到；但越是大大的改變，越顯得平靜，平靜到我們不知不覺。反而是一些小改變，我們就特別感覺得到；因為我們的眼光就這點兒，心量也就這點兒。好比地球在飛速地自轉、公轉，我們卻完全沒有感覺，而大地依舊是這麼平穩、安全；假如我們去玩摩天輪，轉動的速度不算快，可是一圈下來，我們

可能會頭暈嘔吐、心驚膽戰！念佛也是一樣，阿彌陀佛早已用光明把我們改變了，把我們的凡夫習氣改成了佛的氣習；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都來跟我們做兄弟、朋友了。佛不需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的樣貌，就完成了凡夫變成佛的轉變，且這些轉變是平靜的、平常的、默默的，這才是最大的感應；反而那些看似驚天動地的感應，並不一定是佛菩薩的感應，也許是外道神明的感應，正如上述「伯公祠」所發生的故事一般。



動容的愛

徐文華

我心臟手術後的第四十五天，由於菩薩加被，我很快便恢復體力，重新投入菩提心會的救濟工作，我們前往和信醫院的癌症中心。案主是四十七歲的慧慧。因為罹患卵巢癌第三期，醫生評估她剩最多半年的生命。

慧慧有一個輕度障礙的孩子，丈夫在電子公司上班，卻因請假過多而遭裁員。失去工作後，為了自費治療必須向銀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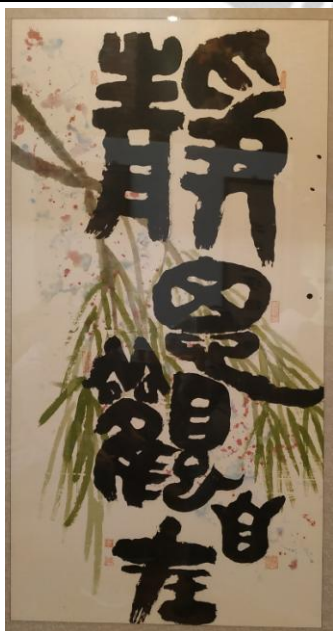
用貸款，利息高達十八%。首次施打昂貴的針劑，原本身軀腫脹的慧慧雖僅排出少量的尿液，兩人也甚感欣慰。慧慧腹部的腫瘤連帶壓迫所有的器官，因而致使無法順利排便。自費針劑雖然能幫助排出少量糞便，卻是經由鼻胃管排出體外。丈夫每天處理又黑又臭的糞便，卻並不感到嫌惡，依然滿心期許地鼓勵慧慧。

我詢問慧慧的丈夫，是否有任何宗教信仰？他說他每天不間斷地持誦大悲咒，祈求奇蹟出現。我感受到他那堅強的毅力，不禁讚歎他對妻子不離不棄與無悔的摯愛！我輕聲告訴他，在慧慧生命的終點時，雖然身體仍然痛苦無比，但他這段日子的悉心照顧，慧慧將體會這是最美麗的記憶！因為他是慧慧最好的伴侶。他再也忍不住崩潰地哭了，哭著說不想慧慧死，要他做什麼他都願意，只希望她再多活五年，看著孩子長大。

五年，對許多人而言，或許遊山玩水便轉瞬間度過了，然而對慧慧而言，五年卻是多麼困難且遙不可及的祈願。在這漫長的照顧陪伴過程中，沒有笑容、沒有歡樂，只有插滿管子的腫脹身軀。然而在丈

夫的眼中，髒臭的排泄物不過是為了交換慧慧的一呼一吸。什麼是愛？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愛！我在淚水中默默祈許慧慧夫婦倆的願望成真！願佛菩薩加被護祐，減輕慧慧的病痛！

從這一刻起，讓我們一起珍惜身邊所有的緣份，不要留下任何遺憾！再次感恩諸位大德發心捐助的善款，每一分資源都在感動處。



（攝於北港振興戲院）